

論語新註

三

4-12  
1040  
3





12  
1040  
3



論語卷之三

先進第十一 九二 古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朱子曰野人鄙野人也履軒曰君子以位言萬里曰進如弟子益進之進先進謂先登夫子之門者益後進文章益盛反不如先進之朴為近道也用舉用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邢昺曰此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也履軒曰論語中無名閔子騫者豈以字行者歟萬里曰不及門者謂流離分散不及至門以受業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我言無所不悅

朱子曰助我若子貢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

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點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但徠曰孝哉閔子騫是外人稱閔子騫之辭大也父母昆弟內相感尤外必向人稱其善人之情為然也故人多不信其父母昆弟相稱美之言唯閔子孝孚于邦故外人稱其孝而不非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安國曰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但徠曰：不言抑而言白圭，蓋其所三復一章而已。萬里曰：玷點同，謂瑕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履軒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亦畧同，聖人之有常也。然至其詳畧不同，非別有深義，或曰：兩問答元一事，門人各因其所傳聞記之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sup>徒</sup>行也。

史記顏路，顏淵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孔安國曰：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朱子曰：椁，外棺也。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萬里曰：伯魚之死，孔子不徒行為之椁者，喪之厚薄，宜稱家之有無也。顏淵之家貧，不宜厚葬，是非拒車之言，止其厚葬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但徠曰：夫聖人之興，必有毗輔，苟無毗輔，雖聖人



何能以一人為子故顏子之死天意可知是其所以傷也萬里曰噫嘆辭蓋痛惜之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邢昺曰夫人謂顏淵履軒曰有慟乎猶言豈不有慟乎我之慟不施於面而復施於誰人哉萬里曰慟動同哀過而失容也夫子蓋至顏子之家臨哭之故有從者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

子也

邢昺曰門人顏淵之弟子也朱子曰嘆不得如葉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萬里曰非我也非我意欲其如此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萬里曰事鬼神以事人也治死所以治生也知生則知死是夫子原始之言所以喻子路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安國曰不得其死不得以壽終也鄭玄曰行行剛強之貌洪慶善曰漢書注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朱子曰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入不言言必有中

鄭玄曰藏貨曰府仍因也但徠曰魯人作長府其詳不可知矣蓋財貨之入有倍常年而府不容也故別作長府萬里曰長府以屋宇綿遠得名貫慣同舊慣故事也他日若仍舊貫薄歛將無禁長府

### 何中中事情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伊川曰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但徠曰升堂謂身通六藝入室謂通禮樂之源知古聖人之心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何晏曰愈猶勝也朱子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



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褻飲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鄭玄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但徠曰季氏至附益之十七字亦孔子之言故曰求也蓋所重在不非吾徒也之句故歎子曰之字在其中履軒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為方百里也而儉曰於里又曰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蓋孟氏為三家之殿猶有百乘是方百里之賦矣又在魯國四

分之一前季氏為三家之最倍蕪於孟氏矣况四分之後其比於魯之始封不啻倍蕪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諺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為億則屢中

史記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家語以為齊人朱子曰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屢至空匱也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東涯曰愚者智之反謂不英發魯者敏之反謂不敏捷但徠曰此章與賜也達由也果求也藝者殊焉彼稱諸外故揚其善也此稱諸內故言



其失。以使自知之。或使朋友傳之耳。萬里曰。柴也以下。皆夫子之言。重在回也。其庶乎。故歎子曰。二字在其上。與前章同。僻偏僻也。矜。言論矜高也。貨。化。同言交易也。殖殖其利也。億。臆。同。謂取諸胸臆以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孔安國曰。踐。循也。東涯曰。善人之道者。謂善人之取。以為道者。萬里曰。踐迹。因循苟且。徒踐人之舊跡也。不學無術。未能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子色莊者乎。

朱子曰。論篤。言論篤實也。萬里曰。色莊。猶色厲也。言其色矜莊。而內實不然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孔安國曰。有父兄在。言當白父兄。不得自尊也。鄭玄曰。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務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子畏匡於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徂徠曰顏子故在後以護孔子蓋闕也子在回何敢死蓋顏子不言其闕以護夫子而曰夫子無恙回不敢闕一以無代其務一以安夫子之心也李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孔安國曰子然李氏之子第也具臣言備臣數而已朱子曰異非常也萬里曰子然之見夫子以有諮詢為請夫子所以有此言從之從其君之所為也李氏之不臣久矣夫子之言正挫其不臣之心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心讀書然後為宰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包咸曰賊害也徂徠曰夫人之子少之之辭子羔齒甚卑而學未成故云爾履軒曰子路使子羔議之耳非任用也豈以夫子一言止邪李氏使肉子



騫為費宰亦可徵也。凡社稷者指國家之辭。所謂社稷之臣與社稷存亡國君死社稷之類皆是。萬里曰：子路以治官學是口給禦人者其實不免賦入害治古所以惡佞者正以是故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禘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已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安國曰。誓曾參父名點。言我問女。女無以我長。故難問也。足氏謂衣食是也。鼓瑟希。思所以對。故昏希也。鏗爾投瑟之聲。包咸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單袷之衣。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咏而歸。鄭玄曰。端玄端衣名。章甫。冠名。相謂贊相君之禮者。朱子曰。率爾。輕遽之貌。撰管束也。哂。微笑也。冉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履軒曰。諸侯相會者。是一事。沂水之側。有溫泉。見明一統志。諸書。關生曰。居家居也。對<sub>仕</sub>而言。萬里曰。古人多立侍。侍坐則受業。請益之時也。有勇士

氣振興也。知方。知其所宜務也。可使足。民言已得。任用能使民足也。暮春。以夏時言。蓋周時民間多用夏時。詩人所咏。可以為徵也。曾點其言以為明王不作。世已無用我者。將建明教道。教育英才。以俟後世用之。夫子與點之言。婉辭言我亦不過如此也。喟然之嘆。正為是發。非羨曾點也。三子之言。皆其所優為。曾點狂者。行不掩言。得夫子之言。思所以對之意。不在瑟。見其所言。非其所能。正謂夫子之所宜務。夫子亦有吾與點之言。否。子路必有願聞子志之言。



顏淵第十二 九 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雖曰不敏請事斯語矣

包咸曰目條目也萬里曰克善也如子路家之克克己猶修己也復履通借為仁猶行仁也克己履禮是一事履禮即克己也一日謂其成功之速也蓋顏淵天質純粹其心三月不違仁只其所以行之者或牽氣質之偏有不中禮而已猶伯夷柶下

惠有隘與不恭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孔安國曰出門二句言為仁之道莫向於敬也萬里曰承承事也在邦謂仕於諸侯在家謂仕於大夫仲弓雖賢不及顏子恭敬之心有時而施慈愛之心有時不至故夫子教以因敬恕以至仁也司馬牛問仁子曰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史記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蓋向魍之第，行仁難言，亦不得不難也。方里曰：詎及同，不敢易其言也。據史記中為人多言而躁，故其問仁，夫子特箴其病而已。若因之以自戒慎，則進仁之方，亦不外於此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萬里曰：疚之為言，因久而生，謂其久存于心，不能忘也。桓魋之惡，至欲害夫子，牛之憂可知。故「夫」字解之，以內省不疚與尋常問君子者自不同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憂？無兄弟也。

萬里曰：牛有兄弟五人，而云爾者，桓魋將為亂，不啻不得兄弟之助，將羅其禍也。敬敬事也。據左傳：向魍之亂，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及向魍亦奪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鄭門之外，亢氏葬諸丘，與刻其憂之，亦不可謂非先見之明。然魍之不肖於牛，亦為天命。又



可如何非憂棄之所能免也。牛之言益微言也。故子夏亦何以憂於無兄弟告之而先以死生二句微喻其意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鄭玄曰：浸潤之譖，謂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也。朱子曰：愬，愬己之寃也。徂徠曰：明者為人上之德也。膚受之愬，恃寵者也。受寃之淺，輒愬諸君，狎思所使也。遠謂明之廣被遠達也。萬里曰：譖，潛同陰毀。

人之行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朱子曰：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自以立，徂徠曰：是子貢為邊邑宰而問政，民信之為民所依賴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鄭玄曰棘子成衛大夫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  
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徂來曰惜乎夫子之說君  
子也九字一句質者實行也謂孝弟忠信也文者  
謂禮樂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言文質之不可相  
無也萬里曰說如將以說約之說駟四馬車也已以  
為羈虎豹犬羊不可復辨無文故也羈蓋以革作  
之盛物之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孰  
君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鄭玄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朱子曰周  
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  
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得其一故謂之徹魯  
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  
徂來曰年饑用不足哀公之意言其所以自供不  
足也者若陽以為所以賑濟民不足也故曰盍徹  
乎魯自宣公稅畝什而取二今值年饑而復徹則  
民不困於饑也及其曰二吾猶不足乃言民君一  
體之意以喻己意正在孰與不足孰與足之上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



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伊川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句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子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萬里曰崇德使德崇高也徒義猶遷善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人情之常然嚮所愛今則惡之愛憎之私是其惑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陳恒制齊是君不君臣不臣也朱子曰景公名杵臼適庶不明諸公子各樹黨援冀望父死已立為嗣是父不父子不子也楊氏曰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朱子曰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



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包咸曰吾猶人也言與人等萬里曰必也使無訟乎言宜以遜讓導之明質要正經段不使至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伊川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祖徠曰居如居仁之居身居於政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朱子曰重出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仁齋曰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怨宥使其不終為惡人小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名則發擯隱伏以沮壞其事有惡聲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惡君子小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季子康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胡氏曰蓋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反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萬里曰康子立不以道夫子所以有是言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胡氏曰季子竊桓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盍亦及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朱子曰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萬里曰不欲如公綽之不欲言不貧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孔安國曰就成也蔡濟虛曰有道者為無道者所困故欲殺無道成就有道履軒曰上尚通加也萬里曰康子已不能以正帥之又不能抑貪欲之心欲以嚴刑督之孔子所以有風草之譬也子為政言子是為政之人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朱子曰達者德象於人行無不得之謂徂徠曰聞



者主名之聞世而言之也達者主我道之行於世  
而言之也質直不事矯飾也好義不苟阿也慮用  
心委曲也行盡行與其顏色違也履軒曰察言觀  
色竭心干接物事事不苟欲寡其過之事矣萬里  
曰色取仁者取謂令色是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  
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  
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包咸曰舞雩之處有壇墀樹木故下可遊焉胡氏  
曰慝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東涯曰先事

後得與先難後獲同言先為事之當為者而不計  
後日之報也萬里曰非質問之時故曰敢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  
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徂徠曰舉直錯諸枉蓋言積材之道也直者材之  
良者也枉者材之不良者也謂舉直而枉之乎枉  
之上枉者為直者所厭而自直也萬里曰舉直錯



諸枉蓋知人之事其效使不仁者自遠亦為仁之事樊遲未達蓋以知人為知未免有疑也知人任之功業日隆仁及天下豈非知之極致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故不可則止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萬里曰說者以為子貢喜與不如已者居其言雖不可信以是章夫子之言見之或然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萬里曰以文會友無宴樂之失以友輔仁有麗澤

之益

子路第十三 九三十四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蘓子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祖徠曰大抵勇於義之人必有義責民不恤其勞苦故曰勞之無倦與子張居之無倦同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邢昺曰舉賢才則官得其人朱子曰賢有德者才



有能者東涯曰仲弓謙言已無知人之鑒不能知  
賢才而舉之春臺曰先有司則百事治辨赦小過  
則人自盡焉萬里曰先有司先治有司使其各舉  
其職蓋有德之人多簡易或有不屑細務之失故  
以是告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  
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史記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衛君  
出君輒也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徂徠曰有是哉子之迂也  
蓋時人有以孔子為迂者子路始以為不然今聞  
孔子之言而謂誠有如時人之言者也履軒曰下  
事不成至民無所措手足六句疑後人攙入或注  
入正文者類尤傳國語之口氣矣萬里曰衛侯據  
國拒以其父名之不正甚矣本已不立必有名實  
紊亂不相中者夫子正名之舉其詳不可得知徂



與為衛君章並觀。聖人處天倫之變亦畧可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為曰：吾不如  
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致矣。焉用稼？  
孔安國曰：情，情實也。馬融曰：樹之穀曰稼。陸德明  
曰：博物志：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朱子曰：  
小人謂細民。徂，徠曰。孔子多能鄙事，方其家居而  
家人有以稼圃稟者，孔子或指授其一二，必有常  
人不及者。故樊遲請學之。萬里曰：圃，種菜之地。焉

謂場圃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為？

何晏曰：專，猶獨也。朱子曰：詩，本人情，可以驗風俗  
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長於風諭，故誦之者，  
必達於政而能言也。徂，徠曰。以用也。言其無所用  
詩也。萬里曰：學而不思，則罔。夫子之言正箴其不  
思者耳。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故詩書多  
以功業言，禮樂多以行義言。如此章亦是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何晏曰、令教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朱子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也、仁齋曰、是時二國雖衰亂之甚、然猶有二公之遺風、萬里曰、康叔周公之弟、曰兄弟、明衛之政不及魯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朱子曰、公子荆、衛大夫、合聚也、但徠曰、居如居、貨之居、宜如左傳、奪宜<sup>其</sup>之宜、謂家財也、有者、謂貯有

之也、始有者、未合也、荆乃曰、苟合矣、少有者、合而未完也、荆乃曰、苟完矣、富有者、完而未美也、荆乃曰、苟美矣

子適衛、井有牒、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安國曰、庶、衆也、朱子曰、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萬里曰、御、僕者、皆御車之名、然御貴而僕賤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邢昺曰。期月。謂周一月也。朱子曰。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蒞。祖徠曰。已既也。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王肅曰。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祖徠曰。善人不用禮樂之教。故其化遲。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履軒曰。世。謂終其身也。王者受命而興。必承前代衰弊之餘。如湯武是也。舊染汚俗。或難遽變。必一世而。其化浹于天下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子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聞之。

周生烈曰。退朝。謂罷朝於魯君。馬融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申申行申行常事。邢昺曰。晏。晚也。朱子曰。冉有時為季氏宰。以用也。萬里曰。政與事之別。冉有豈不知之。果有政。宜訪問。夫子正魯政闕失。以革三家僭竊之弊。冉有不能然。夫子其事之言。蓋婉辭也。吾其之。其希欲之言。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子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良佐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慎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朱子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萬里曰幾機同活用謂

興喪之道由此而決也不幾之幾猶近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邢昺曰施惠於近者使之喜悅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但徠曰葉公唯求來遠而不知近者說故孔子以此語之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鄭玄曰舊說云莒父魯下邑伊川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



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孔安國曰直躬直身而行者朱子曰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萬里曰攘掩取也譬如隣鷄來入其家即公然奪取以為己物不肯還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咸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鄉猶不可棄去而不行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下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為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丰筭之人何足算也

孔安國曰有恥有所不為也鄭玄曰噫心不平之聲筭數也朱子曰硜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



取為東涯曰當時列國以交使為重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是也故及子貢問士亦使專告之非以其言能也履軒曰丰稘器猶今之杓也曾筐屬丰

晉厨爨常用之器以喻鄙賤之才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狂<sup>狷</sup>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sup>然</sup>踴躍曰古之人古之人考夷其行而不掩

掩為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亦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孔安國曰南南國之人也萬里曰巫醫者謂為其人禱禳且醫疾也是謂立志不固不可與有為也

巫醫賤業猶且不可况於天下國家乎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古而已矣

邢昺曰此易恒卦九三爻辭張南軒曰不古而已矣言無恒之承羞不待古而決春薑曰因上章無恒之語遂類記之萬里曰承藉手以進也是因論



易遂有是言故子曰在爻辭之下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知

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同若以水濟水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輔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

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朱子曰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履軒曰小人量小易盈所以驕也內無遜順之德而暴慢輕躁所以不泰君子反之而已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徂徠曰訥訥於言也剛毅之人多是質樸而拙於言故曰剛毅木訥猶巧言必帶令色言之也萬里曰木以無文飾言為仁之方在主忠信剛毅木訥之人必忠信故夫子以為近仁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惻惻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

馬融曰切切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黃勉齋曰野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

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故夫子歲之萬里曰惻惻同惻惻審詳之貌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萬里曰善人徂藜以為冢傑之士如管仲者得之七年言其久善人不入聖人之室皆由已創始非子路三年知方之比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馬融曰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耻辱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馬融曰克勝好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欲貪欲也伊川曰不行焉者能制其情使不行也朱子曰怨忿恨也萬里曰是原憲與傍人言而夫子明其不然也矣決辭非請問之言上無憲曰字原其手筆故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萬里曰居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朱子曰危高峻也洪慶善曰危非僭激也直道而行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履軒曰孫遜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有必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履軒曰言者指善言也善雖非有德者亦能出善言也

南宮适問孔子曰羿善射皋湯血舟俱不得其死然禹



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孔安國曰：「适，即南宮敬叔。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又殺之，因其室而生皋皋，多力，為夏后少康所殺。邢昺曰：「然，猶焉也。稷，后稷也。名棄，周之始祖。朱子曰：「适之意，蓋以羿皋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祖來曰：「德有德之人也。履軒曰：「躬稼，稷也。而禹不與焉，有天下焉也。而稷不與焉，是互帶說。萬里曰：「盪動也。動，舟使之前行也。然，語辭。」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安國曰：「雖曰君子，猶未能備。萬里曰：「有矣夫，疑辭。」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之能勿誨乎？」

子曰：「為命，裨諶帥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門子產潤色之。」

孔安國曰：「裨諶，鄭大夫馬融曰：「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子產，居東里，因以為號。朱子曰：「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其才。」



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萬里曰草艸通借草如草藁之草創肇也草創謂發謀慮也討論謂尋討論議其可否也子羽行人嫻諸侯之事故使之修飾其言以成辭命也子產為執政受而潤色如左氏所載謀野則得謀邑則否等因此語而附會耳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仁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孔安國曰子產古之遺愛也伯氏齊大夫駢地名齒年也馬融曰子西楚令尹子西朱子曰彼哉外

之之辭高中玄曰伯氏有罪仲奪其邑非桓公奪之以與管仲也乃里曰人上宜有仁字仁人古同字蓋置字下字省筆作二傳寫之時遂致誤脫也駢邑三百駢之邑三百社也蓋一里同祭社因籍其民數是謂書社左傳請致千社荀子書社三百是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孔安國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朱子曰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



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大名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萬里曰：滕薛漸長補短，不過方百里，趙魏之大在當時亦過魯衛也。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有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馬融曰：武仲，魯大夫藏孫紇。周生烈曰：莊子，魯卞邑大夫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也。仁

齋曰：子路以為若四子之長，難遽企及。苟節義忠信如此，則亦可以為成人也。論語取之者，蓋以其言合理，而夫子許之也。萬里曰：成人者，謂其成材可以任事也。文，文飾也。言如四子天質之美，使之學禮樂以成其材，可以為成人也。太田錦埭書說：按當稽較篆文，教授相似而誤也。要猶要盟之要，言朋友之間相要約於歲月之後。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



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孔安國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謚張子厚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黜重厚之士故人稱之如此賈所言非和順積中幾而中節者莫能然非文子所及也朱子曰公明姓賈名亦衛人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通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

子曰藏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范祖禹曰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朱子曰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執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後是要君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朱子曰譎詭也萬里曰正譎皆以事功言之齊桓先治內而後勤王其伐楚亦仗義執言晉文勤王以求霸業而已如伐衛以致楚皆以詭謀取勝也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



仁如其仁

孔安國曰如其仁言誰如管仲之仁朱子曰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桓公以為相蔡氏曰子路舉召忽之死管仲之不死是以忽為殺身成仁仲為未仁夫子譽管仲有仁之功如此萬里曰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論語槩而言之曰不以兵車舉其成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

馬融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為夷狄也王肅曰經於溝瀆言經死於溝瀆之中也朱子曰霸與伯同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為是蓋脫文也萬里曰管仲不能死公子糾又相桓公疑不得為正然一匡天下明君匡之義正上



下之分公子糾之於天子臣也微也君前臣名管仲之功是以掩其罪是夫子之所以稱其仁也共  
荼伯三讓文王三分義並行不相悖讀者所宜盡  
心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  
可以為文矣

孔安國曰大夫僕本文子家臣薦之使與已並為  
大夫公公朝也仁齊曰文者謚之至長者言其行  
如此則謚曰文亦可以無愧矣萬里曰升薦而升  
之也公叔文子與夫子同時稍為先輩是在文子

已死之後聞之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喪孔  
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矣其喪

朱子曰喪失位也仲叔圉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  
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各當其才萬  
里曰康子脫一季字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朱子曰大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  
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恆，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三子三家也。上孔子曰：孔子出而自言如此，但來曰：孔子請討陳恒，道固然而聖人之作用不可得而測矣。方是時魯臣民尊信孔子，不啻君父，而陳恒之專，有志者所切齒，祇患無倡義者耳。若使哀公聽孔子之

請，則魯之霸可計日而待，而聖人之興亦未必不在斯舉焉。此三家者之所恐也。東涯曰：周室既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作春秋，陳恒殺君，夫子請討之。此聖人之志欲施之於事者，而虜主壓于強臣，遂不得果。向使魯聽夫子之言，命師討罪，其所以勝齊者，自當有方畧。况以順討逆，彼曲我直，人心翕趨，何患無功？若夫較彼我之衆寡，以決勝敗，固非聖人之意。徒仗義理而蹈不測之禍，亦豈好謀而成之道乎哉？萬里曰：沐浴自修飾敬君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名教之所不容。



且齊魯世婚雖無天子命可得討也故夫子雖已告老而請哀公討之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安國曰犯謂犯顏諫爭萬里曰犯顏諫爭是人臣之職也而尚義者或不免欺君以行己志豈臣子之道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萬里曰達如在家必達之達君子所以自達者忠信也小人所以自達者恤<sup>也</sup>耳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孔安國曰為己履而行之為人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sup>者</sup>出子曰使乎使乎

孔安國曰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仁齋曰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為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蓋言過之不可深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為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深有合乎聖人之心宜乎夫子之深嘆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子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益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萬里曰思思念計度也

子曰君子取其言而過其行

朱子曰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朱子曰道言也萬里曰子貢已退言是夫子自道其所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萬里曰方方位之方言從其材質所宜而類之也

失子抑子貢亦行先後言之意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朱子曰允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允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益屢言之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孔安國曰先覺人情者是虛能為賢乎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



信謂人疑已也。萬里曰：億臆同。君子之道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世尚逆詐，億不信者，豈以先覺人情者為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包咸曰：微生，姓畝名。何楷曰：栖棲同，為宿曰棲，棲者取其醜，集不定之意。但徠曰畝，不知何人，其名孔子，蓋亦鄉先生。於孔子為先輩，孔子栖栖弗已，畝以為欲博學以騰口舌，故曰無乃為佞乎。凡固字如葦則不同，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皆以葦問。

言之疾如好勇疾貧之疾，履軒曰：固固，陋也。萬里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句。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鄭玄曰：德者，調良之謂。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雖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尚哉。萬里曰：善馬出於冀北，故名為驥。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何晏曰：德，恩惠也。朱子曰：言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於其



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於其有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

子曰：莫知我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朱子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履軒曰：夫子之嚮慕多者矣，豈為全不知哉？然所知往往非其真，故夫子自取其不及，知者示之耳。萬里曰：下學，謂射御書數凡小學之類；上達，謂深達道義之源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惠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共命也；道之將廢也，共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孔安國曰：夫子指季孫鄭玄曰：既刑陳其尸曰肆。馬融曰：公伯寮，魯人。朱子曰：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萬里曰：是時子路蓋事季氏，其所為必有不便於伯寮者，伯寮恃寵輒愬之於季孫也。景伯欲救子路，宜速諫季孫，而久告夫子，夫子所以有是言，惑志為其所惑而失其志也。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馬融曰：辟地，去亂國適治邦。朱子曰：辟世，天下無



道而隱若伯夷大公是也。避色禮貌衰而去。避言有違言而去也。萬里曰辟避同。子曰作者七人矣。

萬里曰作者未詳。李氏以為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則鑿矣。

晨

子路宿於石門。農門曰莫自。子路曰自。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邢昺曰石門地名。朱子曰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閻若璩釋地曰石門魯城外門名。

萬里曰石門蓋魯郊閔。是子路為夫子出使就石門乞宿。莫自佐藤一齋以為譏察之言。得之夫子周流汲汲於行。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忍棄天下也。如晨門沮溺接輿之徒。蓋已知之言。此所以贊孔子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子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何晏曰蕢艸器也。末無也。刑昺曰深則厲。淺則揭。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朱子曰磬樂器。荷擔。



也。硃硃石聲亦專確之意。褰衣涉水曰揭。果哉歎其果於忘世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履軒曰。厲說文作砾。履石渡水也。萬里曰。斯已而已矣。言莫已知則自止而已。厲礪同。謂砥也。末如檀弓末之卜也。之末嘆其不以避世為難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孔安國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朱子曰。總已。總攝已之職也。仁齋曰。諒陰。鄭氏讀為諒闇。謂倚

廬也。不言謂不論議政事。萬里曰。諒亮通明也。亮闇謂倚廬在明闇之間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何晏曰。民莫不敬。故易使。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克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蓋予人矣。堯舜猶病。言不



可以有加於此。以柳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萬里曰。敬敬事也。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第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胫。

檀弓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馬融曰。魯人俟待也。朱子曰。夷。蹲踞也。述。猶稱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胫。若勿踞。然祖萊曰。孔子以杖微叩其胫。亦以戲行之。苟非親狎。豈如此乎。亦

可以見君子愷悌之德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包咸曰。茲行不差。在後違禮。馬融曰。將命者。謂傳賓主之言。何晏曰。童子隅坐。兼泣。成人乃有位。邢昺曰。童子未冠者之稱。徂徠曰。益如益者。三友之益。萬里曰。闕黨。族黨居闕黨者。益言於夫子之門。有所益也。或見幼年將命。怪之言。將有羽翼。夫子也。求夫子求之也。



論語卷之二尾





